

重阳节诗歌专辑

又见重阳

■康华

又见九九重阳
听秋风吹吟
花香渐远丝凉
纷飞的黄叶
声声叹息，梦里惆怅

晚秋漫过头顶
年轮被菊花染黄
登高望远
不见旧时光
寂寥打湿菊的双眼

笑对峰缘绿线
一步步踩碎一个念想

忆江南

■刘鹏礼

忆江南，就会想起
那棵在风里摇曳的菩提
想起小朵的兰蕊
在秋天美成
韵脚优美的小令
想人在暖绿的草坪上
一个
把所有城南往事
在月光里，细品浅酌
送到遥远的南岸

重阳节里想爹娘

■谢依梦

多想拥一捧鲜花
飞到您的身边
把满腹的爱表达
孩儿是您的肉
死是您的魂
生生世世是您疼爱的娃

这个节日阳光明媚

照耀着天下
多想牵着您的手
走一走田边，爬一爬山道
我只有仰望天空
眺望天涯
为您开一树苦念的花

深秋偶拾

■林京勇

我行走在
乡村的街道上
桔子，柿子，海棠果
都还挂在树上
等候寒风的检阅
端头的丝瓜还在开花结果
枇杷也有二次开花的习惯
金色的玉米棒子晒了一地
试问，谁还能比这更富有？

大木桶里有刚
沉淀下来的地瓜粉
白白的圆圆的
像十五的月亮
整树的辣椒挂在泥墙上
红红的
想吃就随手摘上几个

今又重阳

■文力

天空深远
大雁成行
用回望家园的目光
蘸一地晨霜
于微黄的秋叶之上
写满殇着泪花的
牵挂和祝福
让急切回巢的重阳
捎给老屋檐下端坐的多娘

秋意渐凉，菊花正黄
风送来村庄的消息
反复阅读，一双老人
梳子花散染的笑容

故乡

■刘佩岑

如今思乡多半
都是回忆了
昨夜看见了母亲
故乡不约而同浮现眼前
忙种地收
与我不再相干了
土炕上。父亲晒了气儿
欣喜都留在了一间半土坯房里
父母就是故乡符号
父母走了
故乡却还在

黄怀举格律诗选

立秋拾趣（二首）

昨夜秋声入户韩，
高温酷暑尚余威。
流云闪电心潮涌，
暴雨狂风意趣违。
随遇而安无倦悔，
应时即息总依依。
诗成但觉情怀畅，
我以闲情送晚晖。

秋风习爽习爽，
绿阴红稀入小窗。
雨后田间寻妙句，
茶余篱畔赏新篁。
稻花香里闻芳径，
从菊园中育异香。
世事沧桑谁管得？
炎威尽处有清凉。

感悟人生（六首）

疏狂未必真潇洒，
静思思维晚愧情。
磨砺惯经身健壮，
咏叹但觉意舒平。
枵风沐雨享欢乐，
闻棘披荆作笑迎。
荣辱沉浮何足虑？
自然规律莫相轻。

患得每随患失多，
纠缠得失怨踪踪。
得时平静休酣醉，
失处沉思泪琢磨。
退取泰然轻得失，
固持执着远亲和。
休将得失迷心术，
好作逍遥避浪歌。

名似浮云利似絮，
几多名利惹千愁。
名缰利锁如能解，
渔利沽名便可休。
水月镜花迷倦眼，
虚名筑垒筑虚楼。
随缘本分求真理，
仁德春风遍九州。

物欲横流激浪涌，
贪心无束祸根留。
乱真作假伤天理，
试法轻生律律条。
挥霍弄权论腐恶，
倡廉克己树清标。
万般果报前车鉴，
正气昂然直挺腰。

须从心养透光明，
淡薄声名利欲轻。
或辱或荣抛杂念，
守仁守智保精诚。
陶情逸趣思遐返，
返璞归真特立行。
济困扶危倡大爱，
扬清激浊息纷争。

淡定凝思趣更长，
是非曲直自昭彰。
浮云聚散原无定，
四序循环异异常。
实践可知真理在，
蹉跎不怨羽林狂。
为人树德休韵味，
益智输仁重纪纲。

读钟麟《诗品》谈诗创作（四首）

无病呻吟只为痴，
冥思苦索却非诗。
造型指物明简洁，
写物穷情意便随。

绝辞佳句辑成模，
模拟前人本不自然。
即景抒情深造造，
无边诗绪任回旋。

有境无情莫咏诗，
有情无境不相宜。
有情有景当融语，
理蕴其中造妙辞。

(摘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黄怀举诗集《东湖集》)

游桐乡乌镇(微文)

■李佳

记得那年去乌镇的时候，黄磊的《似水年华》还没有公开热播，正是阿拉上海周庄被炒得很火爆的时候。杭州的文艺圈儿说还有比周庄更纯粹的地方，于是我们驱车去了桐乡乌镇。到乌镇已是晚上，没有了熙熙攘攘的游人，古朴浓郁的江南小镇展现了它的本来姿色。在乌镇的老街上闲庭信步，只是星星点点的灯笼陪着你，很安静、很祥和，时间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脚下的石板静静地躺着，一块连着一块向远处狭窄的街道延伸而去，仿佛在炫耀小镇悠久的历史。走在青石板路上，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从客栈窗前向外望去，潺潺的小河里清晰可见月光的倒影，还有摇曳的树影。我傻想着，那桥上依稀可见的许是自己飘忽的魂灵，在银色月色月光中追逐似水的故事。在这静默如水的夜里，我的时间也沉落了。第二天一大早便起床，乌镇的空气是纯净的，有水的味道，有青石板的味道，还有书卷的味道。乌镇被誉为了江南水乡的景区，实际上就是一条与京杭大运河相连的小渠，不过五六米宽，渠的两旁是石板桥，那道和两三层高的老房子，隔不多远就有一座小桥、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刻十分精致典雅。由于历史的久远，风雨的洗刷，木柱上油漆大都脱落，显出木材本质的颜色。街巷两旁的老宅子里仍然住着当地的居民，偶尔隐约有清婉婉约的小调从木窗棂

里飘出来。虽有店铺，但不闻吆喝声。店主人斯文而悠闲自得或站或坐，你买也好，不买也好，主人不卑不亢，轻声细语。这一点和很多其他地方包裹出来的古镇不一样，譬如：重庆的瓷器口、成都的宽窄巷子……

在乌镇，有两个地方是你一定要去的。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就在街头上，摆设好似从前，木质的柜台，散发着江南水乡风情的小物件。再有就是挂满印花布的染坊，高大的架子上，挂着许多蓝印花布。这些布，从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用印花板子在布上刷上灰浆，投入板蓝根叶子煮出的水里染蓝、晾干，再把灰浆洗掉，辗转几十道工序方能做成。穿行在长长垂下的蓝色花布中，仿佛穿越在流逝的时光中，风中翻飞着古朴而简单的色彩，你你会发现江南水乡的清秀婉转就在你的指间，也停在了你的心里。岸边人家的房屋有一半延伸到河里，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支撑着。临河的窗或开门，阶旁有斑驳的石灰可以系船停岸。荡漾在这幅浓淡适宜的乡韵水墨画中，我蓦地发现那每一扇门窗和窗的后面竟然都写满了故事，弥漫着清纯绝世的从容与恬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诗人大概也有同感吧！

中秋聚会(微文)

■王洪

白粽。趁热剥开一个，米粒金黄剔透。糯米香伴着草木香扑鼻。再蘸上绵白糖或蜂蜜或红糖，吃下去便是色香味的极致享受，幸福极了。

煮过的草头汤还有另外一种作用，驱虫。端午是一年中最毒的一天，也是个带着邪性和魔性的节日。所以要用祛邪、辟邪。草头汤加雄黄的酒在我额头正中央点一点雄黄志。甚至喝一口雄黄酒，我也是有毒的。后来，听说雄黄也是有毒的，母亲便不让我喝了，我还为此遗憾了许久。

至于辟邪，就要靠蒲蒲了。取品相好的大蒲蒲叶子，用红纸裁出剑柄的形状，一起黏贴在大门上，就是上好的“蒲蒲剑”，驱小人驱邪祟。“西游记”里“魏征梦斩泾河龙王”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泾河龙王触犯天条，被玉皇判了死刑，魏征执行。龙王找唐太宗求救，请求行刑时想法拖住魏征。唐太宗让魏征下棋，并把他的宝剑藏了起来。斩首时到了，魏征拿起，发现宝剑变在身边，随入手起一束蒲蒲斩下龙头。据说，这就是蒲蒲剑的由来。蒲蒲易得，因此民间多用蒲蒲剑来辟邪驱邪。龙头都斩得，驱小人斩邪祟自然不在话下了。

岁月的河流静静地流淌(微文)

■陈丽

我很喜欢听婆婆讲老家发生的事，当那些故事带着熟悉的泥土气息走向我，乡村就不再是一部静止的画像，而是一部精彩的电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既是导演，也是主角。而他们塑造生活，也被生活塑造。今天的故事我听婆婆讲了好多遍，依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每次她都有新的记忆，新的看见。

话说八十年代末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有一奇人，生得虎背熊腰，圆圆的脸庞长在坚毅的方下巴上，仿佛给圆滚滚的地球仪配上底座。他呆滞的双目偶尔会闪现智慧的光芒，如灵光乍现，转瞬即逝。牛哥嘴厚厚实，不善言辞，让骆驼穿针眼比让他说话还容易呢！面对妻子他沉默寡言，脚踢三踢不出一个屁来。妻子骂他是个闷葫芦，骂急了就不断重复说“我要盖楼，我要发光。”在那个破败的村庄里，家家户户都住着矮小的石头屋，盖楼简直是天方夜谭。妻子望着那为了争一个馒头，吸溜着鼻涕拼命的三个孩子，嘲笑他是痴人说梦。

牛哥有一股牛劲，干活，挣钱是他唯一的使命。他不仅把田地种了庄稼，田地旁边的沟沟坎坎被他开垦出来，秋种小麦，夏栽地瓜。但是因为土地太贫瘠，粮食还是不够吃。一天他挑着一群羊在山上睡觉，黑羊身上的毛都比他的脸白多了。春天夜黑风高的时候，他在地底下挖一个坑，偷偷挖坑石去卖。挖累了枕着铁锹睡一觉，醒了再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生活在自己劳作的世界里，心无旁骛。他不是不去理会乡亲们讥讽的目光，而是他压根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蔑视。当他从街上经过，每一个正在高谈阔论的乡亲，在他那里都像被施了魔法的木头人。

看庙会(微文)

■彭莎

几时，每达到跟庙会的日子，常常跟着妈妈到十里以外的外婆家到娘娘庙上逛庙会。姥姥的家座落在山清水秀的罗山脚下，是个古老、淳朴、人口众多的大村落。因为每次跟妈妈逛庙会，我不仅能到庙会上买到好吃的发、吃上五颜六色的豆腐脑，还能看上几场热热闹闹的大戏呢。

大人们所说的娘娘庙，其实就是一个四周围着很高很厚的土墙。每个墙角还筑起了高高的瞭望塔，像古堡一样的建筑。两扇朱色铜扣斑驳的大门，面南而开。人们都称之为寨子。老旧的土墙上，长满了暗绿爬满的苍苔，如同一个沉淀了月夜沧桑的壁画。

距离大门大约几百米，就是一个大殿。里面是观音菩萨、王母娘娘、送子娘娘的塑像。她们个个慈眉善目，端坐在香火缭绕的殿中，接受众人烧香、祈福。三叩九拜。我们小孩当然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只管香。等一切程序完毕，妈妈和外婆还要到另外一个大殿去化布施。我和小伙伴们站在台阶上，好奇又兴奋地望着热闹的大院子和熙熙攘攘烧香拜佛的男女老少。然后，姥姥领着我们到专门的大厅去吃斋饭，听姥姥说吃了斋饭，大慈大悲菩萨保佑这一年都不得病。小孩子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反正饿了就吃，吃完了还想看戏呢。此刻，心早就跟着那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去了。

记得那天，天公不作美，总是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正看得高兴，那浙浙沥沥的雨就下个不停，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一步一步回头，不得不往回走。

晚饭后等到雨停，天黑再去时，戏开演了，台下已聚了很多人。瘦小的我根本看不见戏台子上唱戏的，妈妈只好

把我背在背上。

那咚咚锵锵的锣鼓，五光十色的戏装，令人捧腹的丑角儿，尤其是青衣的水袖，在五彩灯光下舞得宛如天上仙子。美轮美奂。至于她唱了什么，我听不懂。只看见身段的婀娜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嘴里不停地称赞着：“这个王宝钏唱得好、唱得好……”

台上端着一个出场，一个亮相就让我痴了三分，迷了七分。每场戏，似乎只有开始，没有结尾。因为我枕着唧唧喳喳的唱腔，看着绚丽的灯光，随着铿锵的乐声，爬在妈妈的背上，我已经忘记在一个雨梦里，早已飞上台台也做了一个唱戏的角儿。直到台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才惊醒了我的梦。

村里有个花轿，不是因为她姓花，而是因为她与众不同。大约三十岁上下，个不大，人长得玲珑秀气，常常是一身大红棉袄，头长取得风生水起，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脑后的发髻上老别着一枚红色的簪花。

听奶奶说，几年前，花轿五岁的孩子突然溺水夭折了，从此她得了腿疾。整天跛着脚，时而大哭，时而而痛哭。到处求医问药都不见好，无奈，她婆婆在百里外听到了一个“仙姑”，从此以后，花轿就给了个圆匾叫“驱病消灾”的仙姑。当时的许村里人都迷信，对“仙姑”倍加崇拜，加上花轿能说话，所以从四面八方赶来给她供奉“香火”的人一直源源不断。

